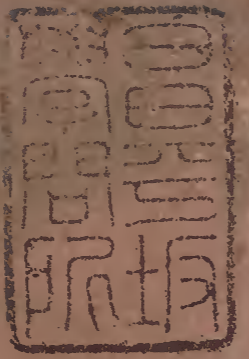


詩經脉六



漢書門			
八	二	一	六
一	六	一	六
五	二	一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二	漢
一	二	一	番
六	五	六	冊 號 類
架	冊	號	類

共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26
冊數	5 (4)
函號	273 21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馮鏞仲初魏先生詩經脉大雅卷之六

大雅 師 吳興宇咸駱涎宇校定

常熟魏

浣粉仲初父輯著

按大雅者言王政之大而用之宗廟用之朝廷者也故多受釐陳戒之詞○春秋吳使季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歌至大雅曰廢其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修德也修德之要○不越敬之一言○前重緝熙○敬止○後歸結在儀○
○凝命為主○周公戒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見今日

○由文王而今日保天下不可不法文王○無非欲王之

中乃寺至永

大雅卷之六



刑文王上自假哉天命以上述其以德受命大意已盡然天命有所歸必有所去故絕商政所以命周而人情知所監蓋知所法則監殷所以法祖非有兩意但命周及其子孫臣庶絕商志及其子孫臣庶言法祖而即及監殷言監殷而又及法祖是文字湊泊如此不得泥章斷之文而截然分說

文王在上章○首章總言文王以德受命之事人之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且磨滅文王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與天為一神即其德之發而為英爽者神之昭即是德之顯不曰德而曰神就其沒後言也周命之新本由文王而受命代商則已為成王時矣惟受封之日又故曰舊惟受命之日近故

曰新之命即於人心上見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到此時人心奔趨自不容已首四句相承串說後以德顯命時分開說充塞宇宙貫徹古今生死不磨故曰顯天運肇啓曆數方來適應其期故曰時不顯申昭字意不時申新字意陟降在帝左右非真有上下也只是言其神與天同運不過甚言其昭耳文王之神與天同運見得文王之德與天合一蓋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真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正補三帝命不時之意蓋有是德斯有是命也說者須把文王陟降二句看得重○顯隣初曰神者德之發人亡而神不泯便是德顯德者命之本德顯而命維新便是命時曰顯則非商德之既昏曰時則非商命

之告終。陟降只是神無時不與天同運。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

○次章只發明上章意。首言德顯命時。猶未見着實。今既沒而令聞。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陳錫於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疊。雖云強勉。須說得自然。只徒念不已之謂。此疊。兩字最重。生前有不已之德。故死後有不己之聞。是令聞。即其令德。但只空說至敬止。乃其實也。本宗百世修德。為明天子。支庶百世修德。為顯諸侯。而周士。六世修其德。以為天子諸侯之輔。與周臣。休蓋文王之德不已。故天之錫福。念不已。福文王之子孫。與文王之子孫。臣庶皆所以福

文王也。○莊凝宇曰。文王之德不顯。而周之士念不顯。文王之孫子本支百世。而周之士不顯。念世皆由修德。乘故下繫承以世之不顯。厥猶翼。

世之不顯。章。○此章即承上而嘆其必顯。正指周士之傳世言。不顯。又世濟其美。不止子孫昌盛之謂。厥猶翼。此一句最重。下為周之禎。而文王以寧。須要根此開發。翼。言當時謀國之心。不敢怠忽。而勉於敬也。非輔氏勉。則無怠。敬。則無弛。之謂也。王國克生。就氣化方盛上。衍以成章。或云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此朱臺城之說。立意雖巧。本旨未必然。多士任其勞。文王享其

中

遠雖有日。豈不違之勤。亦可相安于無事。賴之以寧矣。是周士著。輔世之功。固宜其傳世之顯。名何莫而非文王之福。○按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此二句。雖是閑說。話亦是天命之有在。處漢高起。豐沛。光武起南陽。其功臣多出故地。天興一代。王佐並興。自是不偶然者。文王以寧。一說指在天之神。亦安言似覺拘滯。

穆穆文王章。○上言天福文王之子孫。臣庶則命之集可知。而此又指文德之實。以見其受命服商之有自也。穆。緝熙。敬止。一聯者。蓋緝。緝。光明。即是敬之不已。而惟不已其敬。故穆。然有篤恭不顯之意。云緝者。無一毫之間斷。熙者。無一毫之昏昧。所謂常。常。光明也。於昭者。文王之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文王之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通章語意。總結聚於此。而又提出假哉。天命來。蓋周命之集。直至商之臣服。而始驗耳。夫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宗之業。以建中興之治。而天命既歸於周。則莫不於周而服焉。天之所命。而人心從之。理勢自是如此。要知惟天命之集。是以臣服于周。非以臣服于周。為天命之集也。○鄒臣虎曰。假哉之命。即所謂其命。維新。歸重。文王得天上。但文王之時。雖天意已屬。直至商孫承服。其命始驗耳。命之集。畢竟在先。不得即以侯服當之。侯服于周章。○此章承言天之命商。常使奄有九有。而今竟侯

服于周便見得命之靡常有德則留無德則去了。庸言容貌之美。故言應事之疾。不專就祭時言。繡繡于裳。商周同制。而呼冠則商制也。常服黼。呼維是尊禮先代。見周家忠厚之心。而就其中實寓傲戒意在。蓋以商之臣服商之服。而執周之事。廢興之故。可以思矣。呼蓋臣即是告王。非劉安成因卑達尊之說。周之服商皆皇祖文王之德之所致。故必以念爾祖為言。須知王之蓋臣二句。是一篇呼喚精神。處戒王意。必須說得渾融。或云不念爾祖。將使周之子孫臣庶。又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又此嚴法。疏其詞雖激切。似有傷溫厚之旨。

念爾祖章。○上只虛虛說箇念祖為此修德。永配命。正其實。

念祖。處修德。只是一敬。而永言配命。只是緝熙敬止。德與命一理。自天付之為命。自人得之為德。時與天命符合。即是永言配命也。註中自修其德。自字從自。求多福。自字看出。德為自修。則福為自求矣。殷自紂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歷世治。永今其子孫臣服者。以紂之背天。故也。宜以鑒殷而自。首為則。不容不修德法。祖以保天命矣。○朱克升曰。此詩凡言命。此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言。命之不易。章。○此章首言命不易。保而下。即示其所以保命之道。蓋只借殷之當度。以引起法。祖之念。不可不堅。而又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語意只重。儀利。文王上。道尔躬。猶云家自。

中庸卷之六

毀國自伐也。即直指成王說。討之穢德彰聞。即其自絕于天。處
而宣昭義問。正所以無過尔。躬要知德修。則其譽自廣。原不在
聲聞上。做工夫。殷之以有德興。以無德廢。此何難度。么何消度。
惟度殷之德。何以與天不合。而廢。何以與天克配而興。乃度其
所以廢興之故耳。能不露德字。尤見渾融。然天猶濶茫。而難知。
文王則有實而可據。無法文王則上天之事。度可也。不度么可
也。何必求之于天。儀刑文王。即修厥德。而求配命。便是非便有
一項工夫。作字是天下起而信之。即心悅誠服之謂也。此以人
心言。而天命亦在矣。末繼商之子孫。臣庶皆侯。朕裸將于無窮。
何峻命之不易保。意。

大明全

通章以明。在下。赫。在上。二句為一章之宗。音先。言天
相與之理。而証以殷亡之事。見必有是德。方有是命。為下文武
受命張本。摯仲二章。以文王之小心。作主。見以明德。基赫之
命。重在一敬字。天監五章。以武王之變伐。作主。見以明德。受赫
赫之命。重在一和字。但命必自克商而始見。故前詳言德。而後
詳言命。非以文應明。武應赫也。讀大明之詩。知周家祖孫
父子夫婦。姑皆有聖德。而又有將帥之賢。師衆之盛。至於天
命之保佑。昭事之聿懷。天與聖人。又相為合一。廢興存亡之幾。
如應影響。要非偶然也。

東坡全集

明之在下章。○明之二句言德命相因詞平意串玩註一則字
可見無此德便無此命意。天難忱非謂天窈冥不可知。但不可
倚以為信耳。不易即在難忱處見出此二句俱重無德一邊既
正發揮首二句意。試觀村所居是天位所承是倚嗣非若列侯
藩服而無以握天下之柄。亦非若支庶入繼而無以厭天下之
心。然竟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豈非以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
易乎。信乎必有明之德而後有赫之命也。註中蓋以此而
須依鄒嶧山指天難忱君不易言之。一說或指明之二句說意
亦互錄。

擊仲氏任章。○此章重生此文。三句擊仲難句。不過述其降生

原由以見鍾毓秀之有自也。以擊國之仲女而任其姓者自
殷商侯國來嫁于周而曰為周京之婦作一氣說就父家言之
曰嫁就夫家言之曰嬪只疊咏成章乃及即一與字言太任與
王季一惟德之是行健順剛柔彼此克稱若有相頡頏意但王
季為君在生文王之後不宜以明類長君言有身只叙其生子
而以聖誕聖太任之能胎教為寓其中矣。
附攷列女傳云太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震文王目不
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
以一而識百率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惟此文王章。○此章首二句是贊文王敬德之盛下承此意而

言天人交與以見其盛也萬理兼備心之量大也收斂之初若見其小德只揖熙敬止去保去臨所謂翼者也以此敬德承天則懷多福而得天以此敬德治人則受方國而得人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平日奉帝則以周旋便是昭事不就祭時說不回從小心來心之侈大者每以恣肆成其回邪文王小心翼翼則畔援欣羨一毫不生蕩平何回邪之有乃四國人心猶然負道而行者故以平致平群然群向於我若文自以不回之德招徠之耳但方國之受只如所為有二歸心特其多福中事而赫之命實始基之矣

天監在下章○此章推本天之眷周為之預定聖配實欲著武王所由生也天監不獨監周指天下說天命有所厭始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而一旦欲革其命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命固有不容集者有命之集即下伐商有天下之命言周累世克享天心天便注意生一聖子以為受命之主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決也不有聖嗣天命孰承不有聖配聖嗣孰生故於文王初年已為之默定其配惟天意所鐘故地靈去聚而在字亦不空虛看水以北為陽莘在洽之北故曰陽在渭之側故曰涘近來在字虛說初載言初生之年嘉止言長大可婚之日若非天定其匹大邦安得有子以應之故註云非人之所能為正打轉天監天合意

大邦有子章○此章述太姒之德而因及婚姻之事只宜輕
述過天之德純一大姒之德法純一若與天相為伯仲然譬則
天之妹也始以納采之文定其祥而至於親迎則造舟為梁以
迎之不必定分婚禮之始婚禮之終說自莘至周有一水之隔
故造舟以通往來不顯其光重德上以聖女之德而成婚媾之
禮則奉神灵理萬物而乾坤之交始于此甚嘉會之盛典也非
特禮儀之備而已○一說不顯其光只就婚禮說如韓奕爛其
盈門一般此薛方山之說

有命自天章○有命自天五句要說武王受命又把降生根由
重說起即古詩換章疊句法有命三句即申言天監在下二句
意續女二句即申言文王初載至不顯其光十二句意既生文
而又生武見天命之匪懈也故曰篤志要入有德意保其躬
志助其行命命之為天下君兵者陰謀逆德而曰廢順天應人
故也除暴救民以殺止殺非和順而何此正武王受赫天之命
處

殷商之旅章○此合下章俱伐商之事矢于牧野兼商周之師
看紂師雖億萬惟億萬心我師三千惟一心故曰如林者言衆
而不為之用也曰侯興者言周師之勢獨奮然興起也蓋以至
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耳武王非真有貳心特詩人設為衆心
勸武王以形容伐商之舉一奉天之命非武王之得已見川人

而言寡固不可敵衆以天而言人不能勝天武王雖欲自己
詎可得乎上帝臨女根既集之命來言天眷周德命已在汝勿
就在侯興上見蓋此即天命以決人心非即人心以決天意也
牧野洋洋章○上章猶是陳兵時事末章乃是交兵時事武王
○華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帥之強俱在○人
○心○上○看○出○蓋○天○命○既○歸○武○王○而○衆○心○無○不○興○起○故○牧○野○廣○洋
堂○而○陣○車○若○鮮○明○馬○若○雄○壯○將○若○鷹○揚○義○氣○激○烈○誰○敢○與○戰
只○闌○叙○伐○商○時○景○象○如○此○宜○輕○逆○過○而○歸○重○武○王○肆○伐○上○癸
亥之日天下猶陰睦甲子之朝天下遂清明非其明之德蓄
積已久安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至此而付之四方武王已披
而有之蓋己身膺赫赫之命矣為浚王者倘不思於德以保之
其如不憂維王何也故曰終首章之意○檀弓曰周人尚赤戎
事乘駟○沈仲容曰曰燮伐復曰肆伐燮則以和言伐之德肆
則以威言伐之功惟德順天惟功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也
縣縣全

此詩周公戒王直自祖宗微時推到浚日興王只疊々相承說
雖厥問以上言太王之開王業重率西水滸二句作棧以下言
文王之受天命重虞芮盾成二句然總來見聖祖神孫積累有
漸便有瓜瓞綿々之意其叙太王獨詳太欲成王知先代以來
徑幾許艱難而得之不可不念也末言祖宗不惟修德又能

任賢保成業者可以思矣

繇瓜瓞章○繇瓜瓞一句此意可談全篇自太王之微馴

至文王受命其間華夷一統天命維新是箇大結局非繇而

何但就首章論則言今日王業之盛始於前日之微也周自后

稷始封而其子不密失官遂自竄於戎狄之間周民幾無生矣

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乃復立國於邠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漆沮又一初也太王處前後之間在

邠則小遷岐則太及至文王而經大詩柄因之二字可想古者

穴居而野處非特風氣之陋亦其習俗使然公劉于邠斯館而

處廬旅豈真未有室家但欲形容太王後日之盛遂言其初

風氣未開簡朴尚在烏觀所為岐皇洛鑄廟宇森羅者哉後穴

猶迨公劉之舊也說者當云太王遷邠以後至文王為大太王

居邠以前為小不可謂太王時為瓞文王時為瓜也○賈公彥

曰古者窳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復若

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皆如陶然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

陶劉寧之曰累土于地上築而堅之土上加土有重復之意故

曰復

古公亶父章○此章言太王避難以遷岐而致審於其始要見

太王舉動光明止大意不要作倉皇周章氣象朱子曰走馬避

狄難也此語甚着象何確齊云來朝者據其來之朝而言猶言

一旦之類不必作古人舉事。首早說曰走馬者策馬而行非如
奔走逃遁之走曰及及姜女者姜女賢妃故周公據其實而不
沒其人也。所謂天之厥配者也。有字二字中包廟社宮室與授
田居民等項。太王遷岐全為保民計。實是歷覽山川不如岐下
故定都於此。與孟子非擇而取原不相妨。○
周原膺膺章○此章承上肯字來。重周原膺膺上。至根如薺是
菜之美者。茶是菜之苦者。不問美惡皆如飴。正驗其肥美。處謀
是謀之臣。民契是謀之龜。卜神人協謀。益以信周原之土地。可
斷與否。若有天造地設以待太王之建都者。曰止曰時。德之謂
也。而止耳。味二曰字。乃是告其民之詞。尚是未然事。○
谷云。告以宜于此居止。又告以時日之吉。如此者。而曰字。方有
着落。王氏曰。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按此二疏。俱以特字實說。
對止字看。大註把特字。只訓作是字看。較勝。
地。慰止章。○此章見皇民之意。慰止左右。是居民疆理宣飭
是後。曰而末。即德上說。言德悉委曲無所不為也。慰是憫其後
踐之勞。非今不懷土也。止是遂其即次之願。左右即上慰止事。
列於周原之東西。非指宮室之左右。疆畫大界。以萬夫言。理別
條理。以一夫言。宣是居田廬。以便田事。畝是治田事。以盡農功。
民。世安土。重遷而周為之慮。無使其倉茫去國。永無悔心耳。以
上若遷岐若齊字。若築臺。以慰止等事。德是為民而然。惟民

既得矣。石。臣。治。其。會。室。故。如。也。王。數。乃。字。公。見。他。先。後。次。第。
乃。召。司。堂。章。○此。章。見。矣。祖。之。意。凡。命。官。營。建。宗。廟。為。先。而。置。
地。制。邑。度。地。居。民。司。堂。之。職。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而。召。
之。總。是。一。時。事。不。必。依。曹。氏。先。召。次。召。之。說。室。家。寬。說。舍。下。廟。
室。門。社。在。其。繩。二。句。既。所。欲。營。者。定。其。規。模。如。分。何。處。是。廟。何。
處。是。廡。庫。何。處。是。宮。社。皆。引。繩。以。取。正。而。縮。板。以。載。為。特。其。所。
先。營。者。宗。廟。耳。古。人。遷。徙。必。以。先。世。之。主。載。之。齊。車。以。行。廟。不。
先。作。則。先。靈。未。安。故。於。此。尤。急。此。合。上。章。當。以。仁。孝。立。意。蓋。人。
民。當。播。遷。之。後。先。靈。遠。華。漢。之。物。而。見。事。難。正。萬。世。有。民。社。
者。所。當。深。念。也。

棟之與陔章○此章言治垣牆便是治宮室古人治宮室先治
垣牆故陔陔是盛土之人衆薨是投土之聲衆牆未成則築
聲登登而應牆既成則削聲馮馮而堅味此數字築牆之聲嚮
景象宛然在目築室非一故有百堵衆後皆起故云百堵皆興
鼓以役事本為勸功而設乃人心樂於趨事即鼓不能自止
非謂鼓以節勞而棟度之人競勸雖鼓不能止之也但古人取
義於藝則猶存繼攻勿亟之意○一說藝鼓弗勝據考素曰藝
者後也役使以弗亟為義故以藝鼓節之蓋古者上之使下以
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弗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

故以琴鼓節之而弗止故曰琴瑟弗勝此說考於周禮地官鼓人有根柢存之

迺立臯門章○此章三言迺立俱見創始有煥然一新之意禮天子五門太王只作二門自是諸侯正法想當時商家命名未定故太王取臯應以名其門厥後遂尊為天子之制云爾宮室之郭門曰臯門取其明最在外宮室之正門曰應門取其居中應治社有壇壝而無屋故名冢上戎醜彼行是未然事起大事動大衆主征代言宜是祭名兵凶戰危慮有覆敗故祭之以求福宜以上五章總是脫西戎之陋習而創岐下之鴻勳赫然王業從此開矣○劉安成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宮室社稷皆

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

肆不殄章○周自太王至文王積功累仁相為首尾故今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墮墜已之聲聞蓋不廢自修之實故名亦因之以起如薄蝕之象無傷於大造之寬也已而著王迄勤王家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故木拔道通混夷自服惟張喙而息奔趨而已不暇他謀也周家王業施積屈伸之理如此四矣字有不期然而然意○按混夷比狄異種太王在邠為種鬻所侵而遷岐為混夷所愠此只是立國之初如此註至於其後暗指太王至漸繁日衆始兼指文王時言○劉寧之曰駝馬疾行貌有奔突之義故曰突也徐文彥曰維其喙矣維其二字有不

暇為謀之意

虞為質厥成章○末章即人心以決天命亦根上混夷畏服來
虞為質成謂來求正以得其平至感化相讓而退則平矣此下
要補諸侯歸周意厥厥生生字即民之初生生字初生只是初
起至是則蹶然興盛如躍起然非復初生微弱之勢也此其神
化之妙實有不可窺測者故下特擬議其詞而各以子曰終之
言儻六由此四臣之助而然耶蓋深嘆文王得人之盛而亦見
文之受命非予所能形容也○按疏附者引道其下以親上先
後者道君子前翼君子後者也奔走者喻君德宣君譽不疾而
速如置郵然禦侮者敵人奔衝而來我折其氣也此本疏義回
臣乃受命之助非受命之由○宜分曉蓋受命乃由于文王德
盛而然

檄撲全

通篇詠文德宜以濟○辟王及周王勉○等句作主但前三章
言德為人歸後又原人歸之故由於德之盛前只在人心歸附
趨向上想見聖德之妙如明說德盛而人趨之則振作綱紀之
處便索然無味

尾尾檄撲章○檄撲木小而叢生若無所用而薪則制其用于
今日檄則儲其用於他日正與左右二字相關應濟○是贊詞
只就他容貌說而德即在其正其勉○所流露也左右只是無

方不作正。言說趨之言內外遠近在歸心不止奉祭行師二事。

左右奉璋二章。國之大事在祀典。戎故特就髦士六師以驗人心之趨。而其他自可想見。助行裸獻非止一人而皆以得近聖人之光為幸。故奉之者左右無方。我之就奉璋時衣冠俊偉。休貌端莊。上見攸宜。即根上義。及濟。來言以如是之臣而助祭於盛德之主。庶乎其相宜也。語意源於上。不然則趨辟王之意。反後。○涇舟衆楫。即胡越同舟。意畧無勉。強六師趨文王。是中心悅而誠服也。或謂文王得專征伐。故有六師。恐不然。蓋特後人推尊之詞。如此于邁。泛言如在國有。避尊祭告之事。在外有朝會征伐之事。及之。只形容人心爭先恐後。意惟不待號令而自然。追及方見德盛處。○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文宗作執璋瓚。並裸一圭。中分為二璋。璋以為瓚柄。○黃氏佐曰。此恐文王自祭祖考之時。註引禮之全文。只証奉璋為左右之事耳。

渾彼聖漢章。○此章言文王久於其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天象大而威其文者。大興聖德。久而成其化者。久壽考。重看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就人化說。變化者。使人遷善不自知。鼓舞者。使人頽墮委靡。亦奮然有為也。此乃聖人德盛自然。不十分着力。有不知所以然。自然者。

附改黃氏佐曰融液乎軫水之津昭回于東井之位著于尾箕東方之宿治于天縱南方之星是雲漢為章

追琢其章章○此章又原文王純於其德而有以綱紀乎天下也追琢就是文金玉就是質勉○就是紀綱所在非有兩層雕金曰追攻玉曰琢獨擅人工之巧而金之在鎔王之在璞獨韞天成之妙皆見他文質之至處而文德之至么不磨而淨不刻而工故勉○不已德而舉之使皆有所繫謂之綱詳而理之使久有所屬謂之紀言文王之德能聯屬乎人使天下皆在其線索內也○作人是師道綱紀君道彼髦士六師皆其振作綱紀中人耳有不趨之者乎○黃氏佐曰一德在我至誠無息而四方皆在其推繫之內也若說人自不容渙散却是前章人歸之意

早麓全

通詩以豈弟之德為主上惟有是德則舉天下皆在春風和氣中宜為鬼神所福享而人物皆賴以陶成也但首末二章有自然受福意中四章有必然受福意此與前篇多興少賦故曰咏歌但前言人心之自趨此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之盛也瞻彼早麓章○惟山麓之得氣厚故自然生物惟文王之為德盛故自求多福凡心之和樂而平易非純乎天理者不能因豈弟而獲福故曰干祿豈弟正與夫子之求之也一樣祿泛說凡祿位名壽子孫皆是

中力... 卷六

瑟彼玉瓚章○世有汗尊則有玄酒質以流其質也有玉瓚則
有黃流文以流其文也玉瓚主感黃流主應降降也有自天而
下之意天既自以福祿降下其躬不待干矣○孔氏疏草名
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黃流
鳶飛戾天章○此章本以鳶魚興君子而說者反似與人心之
感化殊不然蓋鳶魚率其性則雖無心於飛躍也而天機之動
自莫禦君子神其德則雖無心於作人也而鼓舞之妙自莫測
味遐不口氣原是必然而就人心言之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雖
文王不知其然此合上章以得天化人立意此合下章以化
民感神立說○鄒臣虎曰此以鳶飛魚躍起興亦有意趣分明
是以天地之化興聖人之化蓋以意興猶閔睢之義也或謂以
天淵興君子以鳶魚興下民或謂以鳶魚興君子戾天躍淵興
作人者皆未得其趣
清酒既載章○載清酒脩驛牲原祭之常而以享以祀則豈第
之君子以之故神監其德而降以景福如合下二章則此之景
福正是神之勞文王者亦是福之求文王者豈待祭時始錫哉
○薛考功曰本文無豈第字故註云承上章言有豈第之德其
實各開看補出豈第者見所以格神受福不重牲酒重在德也
祭祀設言為是
瑟彼柞棫章○此章以物盛必為民所燎爨與德盛必為神所

惻撫如思若啓行若翼即投之失意之鄉。太見其玉成之厚也。上是祭時獲福此是平日垂眷亦宜開看孔氏疏謂祭以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覺牽強。

莫莫葛藟章○此章以物盛自附於條枝興德盛自致乎福祿。凡求福者有覬倖之心則為回求以豈弟之德乃不求之求也。何回之有。搃見文王之德上之得天下之得人出之得神處。○黃東發曰回非邪也。正直之操一有回轉即入于邪不可復返。

思齊全

全詩以肅雝章作主重在德之他上蓋純而不已乃文王之所以為文而首特原其德所由成後則詳其德之盛也。

思齊章○母聖妃賢原無軒輊特據文王而尊其母耳首四句流水講重思媚二句蓋婦道之盡正以見其為聖母也。母之聖自起撫摩鞠育之外妃之賢亦不止唱隨好合之常徽音即太任思媚之徽音則百斯男如云仁者必有後正驗其賢處勿作效說成之者遂則文王性生處自多助之者深則文王根本處自足非全藉之母與妻者二段俱要于文王身上點綴得有情附攷朱晦翁云百男舉成數而言春秋傳云管蔡邠霍魯衛毛聃卽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亦可見其多也。

惠于宗公章○此章以接神接人平看惠字刑字中就有接之

各得其道意。惠與刑俱自我使他。如此但德盛自然。非着力之
象。惠。就平日所行克肖其德。與相默契。不指祭時言。子孫顛覆
厥德。先人憾之曰。怨子孫愚騷。不肯先人惜之。曰。惘刑于二字。
管下三句。只重化人。不重有序上。說刑。謂以身儀之。若織毫有
愧。人將何規。宜室家。以和兄弟。意實相通。故着至于二字。御訓
為迎言。迎而治之也。治出於此。而化行於彼。庖丁之技。迎刃而
解矣。孝感于鬼神。而敬行于家國。皆積盛致然也。○按家邦。即
是天下。朱子解國。異政家。殊俗。謂國國自為政家。家自為俗。此
可証邦家二字之義。

雖雖在宮章。○在宮極其和在廟極其敬。於極字上見其純。○不
顯常。若有臨。無射。常有。所守於常字上見其純。人主居閨門之
內。多思。霽威。臨清廟之側。多思。嚴飭。文在宮。莊。在廟。肅。非
獨無一念之。不和不敬。于其中。亦有發皆中節意。不顯是心。體
中昏。黜。所謂不覩不聞是也。不顯。若有臨。以是懼。者常
不放。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常有臨之者。無射。非是人無厭
我。德造於徒。無有此瑕。彼玷。自家生厭惡者。而猶常自保守。不
顯。如其不顯之初。便是臨。無射。如其無射之初。便是保。若着意
矜持。便非文德。徒。不巳之象。
肆戎疾。不殄章。○此章乃文德之見於事者。承上德之徒。表上
二句。是德不以外患而損。下是德不以外助而益。上下各開着。

戎疾是外來的不必入事實烈假不瑕是蒙難而正志遇坎而有孚而德之光輝盛大無所玷缺如寸雲點日無損於明太虛之體自若爾聞前聞也學古有獲文王非盡廢前聞者但文王自然中有成法聞固式而不聞亦式耳諫諍也從諫則聖文王非盡廢諫諍者但文王性灵中自有至善諫固入而不諫入耳而亦字要者

肆成人有德章○此章承上言德見於事者自然有以化乎人皆其德之不已所致也有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心有造自修為以求進於德此正士之譽豈廢古之人無歎此一句最重乃推本文德之純以見人材成熟之由也鄭氏虎曰人材成就必本無歎者蓋惟德無歎則作人久無歎如天運不已四時行歲功成也○意旨原不重在作人德是徵其德之盛

皇矣全

通篇叙周家之業肇於太王衍於王季成於文王者皆由其德之命于天而天之眷顧有周則全在求民之莫上如曰帝遷明德曰其德克明曰予懷明德德為其能安民而太王所以受與宅之命王季所以延受祿之命文王所以承伐密伐崇之命者皆以此也又其間曰上帝者之曰帝省其山曰帝度其心曰帝謂文王不一而足可見天之監觀求莫如此懋而君惟世德作求然後可對天下仰望之心可不負上天立君之意詩柄固

王季之事併列太伯非與王季並稱

皇矣上帝章○首章先言天意在於安民為命太王張本而乃
眷西顧則正以太王能安民故也有赫就明威上虛說未及福
善禍淫與廢興予奪上求民之莫乃監觀本意雖以民言去便
有主君意了其曰二國曰西國曰西俱與四方應曰究曰度曰
顧俱與監觀應二國雖泛言夏商實暗指桀紂總是形容世德
之為天眷故特推尊有周兼抑二代不然太王當祖甲時紂尚
未生而桀雖惡與周何與詩言固不其拘也。不獲只言其政
不足以安民究是尋覓其人度又審擇其孰稱上帝者之言苟
能安民者便欲挈而與之尚未着太王說反覆教語摠歸重末
二句乃眷西顧對上帝者之看此維與宅對增其式廓看眷顧
即戀不舍之意西土乃太王所居即邠地也此維此字指岐
周之地也人知太王以姓狄遷岐豈知天意正欲興周實有慰
其來莫之心在

作之屏之章○此章言遷岐之始用力經營正天作高山太王
荒之事作屏修平是去其蛇而存其生啓辟攘剔是存有用而
去無用惟欲闢地以聚民故特剪除其荆棘此即太王之明德
處下帝遷明德而串夷載路與上漸次開闢原是一套事而天
主厥配另自一意觀註以近于昆夷與昆夷遠遁自相照應而
下特着一又字以別之可証也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

治內語意自緊。相承廢配之立，非特為晉宇而然，還重作對，以生王季上。夫始云與宅業已受命，而必待姜女之立，始云既固，乃知天命不輕與人，既已昇之，而後迴翔顧視，無非求民之莫而已。

帝省其山章。○此章言天命定於王季，因言王季之德足以承天命而成王業也。上連太王中，兼太伯，其實只重王季上。帝省至作邦，乃衍上文，宜輕看。作對二字，宜重看。言帝常省視，惟見其木板道通，真能負與宅之命，天意乃定於周，然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誰與對，故自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委任王季，以繼太王之緒者，即於此時定之，異曰太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承

天之命耳。惟此王季以下，雖說王季之能修德，亦正發明作對之意。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兄實避去，而讓於其弟，迺疑於不友，惟王季不拘，形迹開而慨然受讓，無所嫌疑，惟知兄意之當承，不知有國之可利，故曰因心。且其受讓之後，真見統緒在我，惟恐有負其兄，而益修德以厚周家之福，此便是錫光處。連下三則字，語意極緊，言其心一惟友愛，一惟知友其兄，一惟篤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他皆所不知也。朱註將迺來形心，故先着一避字挑起，疑于不友，轉到則友其兄，用意極密。受祿無喪，就指王季本身言，奄有四方，已屬文武，亦要見是王季之德，有以貽之意。○朱克昇曰：斯拔，斯兌是方然之時，拔矣兌矣。

文王為方伯，得專征伐，正欲睦隣安衆，而密人侵阮，即是敢拒大邦之命也。勿依朱豐城以不知事大，恤小平者振旅，只是命將不必以自將言。按則彼入而我禦之，亦非有意往伐，而以字皆本伐密來，屬國相侵，我曷稱屏翰，而周家之威損，人將恃誰無恐，而天下之望孤，故伐密之舉，所以篤周祜而對天下也。夫既為天下而伐密，則非為一身一家。又安有畔援，歆羨乎我。○涉水以岍為極，故借以為道之極。至如釋氏之言，到彼岍也。衆人沉溺於欲，不免墮於苦海。文王無敵，故知必先知，覺必先覺，而於道岍為能先登。註曰：溺曰濟，曰流，皆與岍字相應。依其在京章。○此章大意，要見得伐密作都，動無非天。方應章。

天命之意，依其在京，依字就心上說，與湯之不震不動，武之無貳無虞同意。呂氏所謂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國都，以為三軍之鎮，恐者太深。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文王之師，雖與潛掠不同，而密既歸，忽往侵之，亦有出其不意者。且師次其境，密人即服，亦非如伐崇之用戰。故但曰侵。兵法左山陵，右水澤，而密無險阻，可恃無敵。矢陵飲泉，則陵阿即我陵阿，泉池即我泉池。王師所臨，如入無人之境，正為能得密人之心。故也。密人既服，歸附日衆，另作一都，以安之。此特為密人而設，非在京者，徙都於此也。岐山在右，是阻山為固，渭水統側，是帶河為險。雖見新都形勢之美，實重一片安民之心。萬邦以諸侯言。

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俱就人心上作。已然說要見人之歸向。文王雖不係邑之作。但仰建極之地。則維翰之思有所主。親親民之地。則孔迩之情有所依。故昔在岐周。則人心係於岐。今在新邑。則人心又係於此。猶云西北神京在也。若以方為朝覲。王為君王。即非所以論文王矣。○鄒臣虎曰。依其在京。玩註文王原不親往。但其所整之兵。一過密人。遂沒阮疆。而往襲其國。以形容其兵之神速。若有沒密決勝。不事張皇者。至度其鮮原以下。方言其往都耳。文王雖赫然震怒。其心自平。故安閒如此。

帝謂文王七章。○此章通是上帝口氣。前曰。予懷明德。後曰。詢爾仇方。而前段實為後段張本。上設為上帝教道之詞。故曰。無然此設為上帝眷念之詞。故曰。予懷明德。說到精微純潔處。自本体之無聲無臭。言聲謂號令。色謂威嚴。夏謂侈大。革謂修更。總是不自用其智識。而所知者一統乎天理。依輔氏疏。一直說下。所以著明德之實也。本註又能二字。可刪落。不大不長。有深潛不露之意。在。非謂猶有聲色夏革。而但不大不長而已。人心發而中節處。若天所造。一定不易。是為帝則。總就事為上看。着一毫智識。便於心。体上有所增損。不得為順矣。仇方。要看得大。崇得罪於天下。天下共仇之。非直文王之仇也。左傳謂文王因崇亂而伐之。不言譜西伯事。信如史記之說。則文王之師。僅

為復讐報怨之舉，即討之，安能容之。詢字重看，意崇侯黨惡言民不遵，方伯約束，故特舉其罪而詢之。而兄弟為詢之助，鈞援臨衝為詢之具，以伐崇墉，總承想崇猶掘強與密不同，故聲罪致討如此。夫伐密疑于私意，伐崇疑于私仇，故章首各以帝謂發之，見其一出于天而無私也。因其可殺而殺之，皆有則而不過，非順帝之則而何。

臨衝開闢章。末章正言伐崇之事，要承上天命說來。臨衝四句，總是緩攻徐戰言，有任其高大，不即攻意，執訊攸馘，只我師備此二項事。許南台實指執獲有人說，亦好連，則不爭先安，則不暴怒，蓋有事而若無事也。討罪出于天，故類之兵法

出于古，故禡之，昭其罪於天神也。致者，使其覺悟而自降附者，使其納款而請附，此正指崇侯言。蓋崇侯雖有罪，而崇民則無罪，為致而附焉。即在肆赦之列，又何苦戰其民乎。第：瀕形容衝擊之狀，崇墉仇，猶然負固，是仁不可懷，不得已而用義，伐以聲其罪，肆以縱其兵，因之殄絕其祀，忽焉滅其國。此崇侯自取罪戾于文王，何心四方。泛就天下說，不必就崇之四方言。勿指兄弟與國言。○瞿星卿曰：緩攻徐戰，似可以啓人之悔，故特言其無悔。縱兵以滅，若有以啓人之忌，故特言其無憚。見文王之仁，非委靡文王之義，非暴戾也。總見文王奉行天命，而非徇私意。

附攻孔氏疏左氏僖十九年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執訊成臧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

靈臺全

此詩述民樂之詞乃詩人體民的口氣故隨君所有而喜談樂道便是樂曰靈臺靈沼曰子來曰於牝曰於倫曰於樂皆頌發得民樂君意出此詩直有天下太和萬物咸若氣象○按孔氏疏謂靈臺在國之西郊與辟雍同處然詩特類舉其事非謂遊觀之後凌幸學也

經始靈臺章○作臺本以望氣視觀民俗而其中必有遊觀以齊勝佚意在經始猶云始作只喚起之詞經之乃處地以為基帶之乃設表以正位若攻之成之與勿亟子來總是一時事夫既攻以庶民則民已來矣既成以不日則成已亟矣下只詠嘆上文而形容民之趨事冀于中心而無所強耳此綠文王平日能愛其民不在一時勿亟之令上若說文王心恐煩民故民樂趨其後則聖德意重民樂意輕即非本旨註方字已字雖字自字最說得民心懽樂意出○李廷仲曰速成出于民之意則可出于君之意則不可

王在靈囿章○靈囿靈沼俱根上臺來加一靈字不可忽兩在字宜重看蓋民心樂君之樂見隨在無非樂境也彼伏濯

萬之與於叔苴俱就民摹寫出來世豈無苑囿之奉鳥獸魚鼈
之育而獨文王之在囿在沼則鹿鳥不驚游魚出躍雖在萬物
之熙然自若其天而有以遂文王對時育物之願則文王之樂
天非僅在一耳目之為娛矣

虞業維樞章○此章只重於論鼓鐘二句為主植木為虞橫者
為柎加板于柎曰業而業上刻畫其文采樞然此是懸樂器者
大鼓為首大鐘為鏞此舉統衆音者言之然樞來只是起語鐘
鼓之聲有倫序而不紊亂曰於論以是奏於辟雍之地而和氣
宣暢藹然可樂即環橋門而觀聽者人人自喜則君心之悅豫
可知樂不在辟雍之不在音樂上

附攷陶朴菴曰虞是懸小鐘懸處貴鼓列于東序鏞鐘列于
西序非置于虞業者韓詩說云辟雍園如壁壘之以水

論鼓鐘章○此章疊上起下語意只重奏公二字蓋有論矣
而憂其易闕可樂矣而憂其不繼今聞鼙鼓之聲而知矇瞍方
獻其技則於倫於樂者正可以娛樂君心于未艾也此便見民
樂之王之樂處不重民之樂聞不厭上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
先擊鼓一闕漢奏必自鼓始公字從矇瞍生來蓋樂者矇瞍之
事也必以為得其人說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鼙實鳴如桴鼓陸農師曰剥鼙以為鼓
其皮堅厚鼓聲逢然象鼙之鳴

下武全

通篇以王配于京作主。嗣服以上言武王之孝，今日而有天下也。昭茲以下言武王之孝，萬世而有天下也。蓋繼先緒而因以裕後昆，德未是配京中事，原委只永言孝思一句，極重武王之所以繼先緒後者，皆此也。中間求世德永配命，正永孝思之實。下武維周章。首章並言文武造周，只歸重武王上自文王而上有勤家之王季，自王季而上又有肇造之太王，蓋世有哲王而先緒之從來已久，難乎其配矣。今三后見之在天之靈，而武王配之在京之日，祖創孫承，父作子述，所以仰對而無忝，非克配而何必曰配京以武王都鎬京故也。鎬京之業，天人之交，與即子孫萬年之曆服於此而啓京字，不宜輕看。一說下武維周止言武王造周而謂之下武，對三后在天而言也。此沈蓮岡之說。季彭山云：下武者，不尚武之謂。蓋武王以武定天下，然非其心之所尚也。此本嚴華谷之說。

王配于京章。此章至昭武嗣服一連事，皆發王配于京一句之意。世德就二后之德，見諸行事者言，即其所以造周處三后世有今德，常合天理，其事業到武王時，多有齟齬不合者，武王通其意之所必窮，順其時之所必安，作而求之，期合天而止，故可以不愧於天，即可公不愧于祖，而成其王者之信於天下耳。序曰：王享重在武王，能使天下之人無思不服上，蓋緣其行事。

多與三后不盡合。似乎天下人心未盡。子契不知天理。既同人心。自合。人皆信其能繼先德。而粹白終無可議。故曰成王之孚。○徐玄扈曰。成王之孚。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也。觀九國畔齊。可見王者之信。異于霸者之偽也。

成王之手章。○上章主孚。言此章主式。言永言孝思一句。正所以式之由也。洎知孝思之永。即配命之永。原非二端。着一永字。見從真誠懇惻上發出。所以能及。行事有不合。心思無不合。時有久暫。孝無異同。綿不已。常如三后交我以神。授我以理。養。播夢寐。無之非是。故精至則移。下上自式。則與式無大異。自人

法之言曰。式自我。可法言曰。則言下上之所以式者。正從此孝思是則也。維則意甚活。當續緒則續緒。當交通則交通。當有國則以國孝。有家則以家孝。蓋道至極處。人人不能外其範圍耳。媚茲一人章。○上言武王之續緒。而為信。為法於天下。此章遂承言天下之信。法初不是私意。惟此一孝。相為感通。蓋孝是順德。原是人心所同。此心既無拂乎先王。即可無違於民志。故人見天下皆愛戴武王。以為其應。武王如是。而要其所以應之者。正應以人心之順德。為上。以孝感下。志以孝應耳。此章之永孝。思與上絕不同。是推原口氣。惟其永孝。所以能為式。字之宜發。此就人心。以驗其孝。只是帶過之語。昭我嗣服。謂繼先之孝。

通于天下。直與日月爭光。惟武王無一念一事不可對祖考。即無一念一事不可對天下。亦無一念一事不可示子孫。心事如青天白日。曾何嫌疑。曾何悔吝。非但以其受侯化國為能開揚光大而已。未宜收結王配于京之意。

昭茲來許章。昭茲二字雖承上說來。實後二章之血脉。便合武王之道。能得天。得人意。在見不惟一世可行。而萬世可行。不惟一王可法。而百王可法。若來世能繼其道。師其意。不泥其迹。吾見萬年此世德。萬年此天命。于萬斯年。自受天之祐。于無窮矣。天祚只就為天子說。尚未說到人歸上。

受天之祐章。來賀與受天祐。不平。既受天之祐。則天之兩命。人不能違。四方諸侯莫不來朝。以賀聖天子之在位者。吾見萬年此人心。萬年此佐助。于萬斯年。遐不永有助乎。朝賀自有其所。不可認朝賀即佐助說。子孫一法武王。而天命自契人心。自屬止見武王配京之業。萬世無弊。要重武王之孝。足為後王法上。不重后王法武王也。

文王有全

此詩以安民為主。而豐鎬之遷。皆安民急務。故而頌之。然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難。武王之文也。亦微顯闡幽。幹旋補救之意。克君各就本章說。非獨嘆美無已。亦示後世子孫。必如文武之為始。稱盡君道耳。

文王有聲章○首章推遷豐之由、蓋推本其安民之心也。通駿
有聲、只虛者、凡君道實不至者、名不揚、而文王之光、回方、顯西
土、其聲名洋溢于后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夫至治無為、文
王非真有所求也。太平無象、文王非真有所觀也。詩人特形容
其心、視民如傷、即民已安、而常若未安、其所又安、一世有不止
于今日之治功者、故朱註着一天下字、可味言非但使汝墳遵
化、江漢歸心、而直欲求天下之安寧、且必親見其成功、然后已。
此便含蓄民蓄衆意、為下伐崇遷豐張本。以此存心、則真能為
民而無負上天立君之意、故曰克君、只緣文王遷豐、疑于自為、
故先言其心之為天下生民見、無一毫私意于其間也。

文王受命章○此章以作邑于豐句為主、必從武功說起者、為
作邑張本也。文王受詢爾仇方之命、成肆伐、忽絕之功、則崇既
就、伐矣、伐崇而即作豐者、蓋以勝國之舊封、而成容民之新治。
非獨不勞餘力、而容保之畧、蓋遠也。玩作邑句、有恐民之失所
求、以安之意、所以求寧觀成、正在是、豈不克君
築城伊瀆章○此章述其作都之制、而原其速成之心、以贊其
克君也。城因舊溝、蓋稱其成、是其規模狹小、功力易就、似乎急
成、已之欲者、故以匪棘二句表其心、如此、蓋自昔先人、如公劉
遷邠、而曰思輯、太王遷岐、而曰憫止、王季作邦、而曰順比、安民
一念、家法相承、文王適追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或曰于戈

甫定。上木。適與。為棘。設意。似不貫。安民。即安。此歸附之民。不統。葉。豐之民。說。王后。烝。本。追。孝。安。民意。來。王。追。稱。也。后。本。稱。也。此。本。稱。氏。疏。義。

王公伊濯章。○此章最重。惟。豐之。垣。句。文。王。能。葉。豐。垣。則。上。以。奉。天命。下。以。安。民心。前。以。承。先。志。後。以。開。王。業。此。正。王。公。所。以。著。明。處。四。方。以。六。州。之。民。心。言。惟。豐。邑。一。作。民。得。其。安。故。皆。以。豐。為。歸。而。倚。文。王。為。積。幹。蓋。此。時。王。室。如。燬。非。文。無。所。藉。以。安。耳。但。又。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可。說。到。功。已。成。心。已。附。上。王。后。烝。志。統。葉。豐。安。民。說。蘇。頌。濟。曰。克。業。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豐水東注章。○此章言武王居豐而得人心。以為遷鎬張本。周都豐水西。鎬京又在豐水之東。故四方臣民遵神禹之故道而循豐水以來。同此固文王安民之垂備。而武王遷鎬之終源也。西言四方攸同。而前註曰來歸。則猶有未歸者。此直曰來同。則已盡乎人矣。王后只有君天下之德。而皇王則有君天下之號。維翰。只有所依賴。而維辟。則實以之為君矣。全在人心上說。即媚茲一人之意。夫各豐而人心大同。非盡君道者不能也。故曰皇王烝。○莊凝字曰。兩言四方攸同。而俱就豐說。然一同于文王。謂作豐以容之也。一同于武王。即豐不能容矣。一以終文之事。一以起武之遷。不相妨也。

鎬京辟廡章○此章以鎬京一意為主。辟雖特遷鎬中第一。并
事。故先言之。學校非徒建。還就講學。行禮上說。四自字根鎬京
來。言自鎬而西自鎬而東自鎬而南而北。皆文教之所及。則
皆聖化之所洋溢也。四方先言西者。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
也。此本嚴氏疏意。無思不服。思字不開。正所謂心悅而誠服之
也。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於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於
文德。然則君道之。不徒在於安之。而又在於化之矣。
附攷黃氏注曰。西而昧谷。東而暘谷。南而明都。北而幽都。此
是四方之極處。

考卜維王章○此章是述遷都始事。慎重之意。事不參之神。則

人謀不決。然恃神而人不能斷。則狐疑滋起。武王神聖之謀。與
天同運。獨觀元化之盛衰。而制其衡。則龜泥而未定者。蓋武王
而善成之矣。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曰考卜維王。則王
志先定矣。此疏儘可玩味。武王既就遷都。不為上見之。而要說
到安民上。

豐水有芑章○此章興意以有字與堂字相呼。豐水有芑。蓋餘
潤所及。猶能生物。况武王之神聖。千載一君也。武王之開邦。千
載一時也。而豈無所事乎。詒謀燕翼。即其事也。內兼鎬京。辟
廡二意。孫不專指康王有世。無寤意。翼子謂能敬之子。則指
成王也。以燕翼子。如漢武帝嘗謂吾當以逸遺汝。語意類此。武

中庸卷之六 卷六 三五

王雝雖主詒謀之遠說，亦要說到安民上。蓋帝王之所以垂大統，而其為后世慮，至深遠者，無非為斯民計也。固非如后世自私自利之為。若曹馬輩之為子孫謀者。○一說翼只輔翼之翼，蓋言燕翼其子耳，似不必作能敬之子說。

生民全

此詩尊后稷以配天，當以天字作主，首言其受孕之異，次言降生之異，又次言見桑之異，以見其受命於天，而惟其為天所命，是以有志於農，其性一天植也。長而有功於農，其道能相天也。稷既以農肇封，又以農肇祀，而祀典之修，極其詳備，則能無負乎天生之意，所以奉配天之祭，而獲格天之速也。篇中有相之

道是一章綱領，言能贊造化所不及，正其配天。張本而降種三章，只發明肇祀二字，以了姜嫄之案，勿併作教民稼穡看。厥初生民章，○首章以生民二字為領頭，克禋七句，皆生民之事。生民主后稷言，生后稷是生周人也。生民如何，是發問之詞，與時惟后稷相應，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已不知其幾何世矣。克能也，言精意以享，而能蒙神意也。郊禋是求子之祭，其帶以弓矢，只是翼其生男，故曰以弗無子，此本人之常禮，非謂姜嫄心上欲此也。履帝武敏，朱子謂敏字當為絕句，叶上韻，攸介攸止，亦是詩家常語，不必定是祀郊禋之地。載震而懷，姪載夙而屆期，載生而分，媿載育而成人，此搃叙之詞，雖有后稷始有周

人非生民而何○輔氏曰當產而避燕寢居側室其自歛哉者至矣歛哉即載夙之意

附攷按履帝武敏者言姜嫄出祀郊禘履高辛氏之武以行將事齊敏歆者言感動之速鬼神食氣謂之歆謂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云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也此其說甚正歐陽巖氏蘇老泉並主此說晦翁以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異乃從鄭箋謂時有大人張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大抵此等語當以意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章○此章總言今日降生之異而又推本前日之祭來以驗其異見天心必非無意然斯人也○不圻副便是無災害

總形容得一易字此即見其如達處以赫厥靈承上起下以字着力卒是心無怨悵康是祭時格享言昔郊禘之初尚未知帝意若何今由無圻副災害看起來而知帝果寧我康我之裡祀矣○只足上意不作推原居然生子見天實生之非人所為就赫靈上作好一邊說巖華谷曰居然生子言安然無病而生子也此與本註無人道之說較勝○三註云生物中羊產最易唐宛初云不圻不副全其軀也無災無害免其厄也誕寘隘巷章○此章言后稷見棄之時屢見其異也此三段以先後次序言隘巷猶近人居而平林非所常至之地平林猶有人跡而寒水又人所不到之區至於鳥獲顯其靈總見屢棄而

屢不能棄天意。所在人不得而與也。腓字須依胡新安云。牛羊見稷以足腓。遮庇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非但不踐履也。會伐平林。值人伐木而未寘也。鳥覆翼。覆是護寒氣之下侵。翼是防寒氣之上逼。鳥乃去矣。只是詩人轉語。未必有啓人收之意。但方欲神其事。即去之不可謂無天。覃許亦見氣體之異也。此二句只承鳥去之後。揅入上二段意。亦見周匝。或問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災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棄之而牛羊庇。遷之而飛鳥覆。如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亦類此也。先正謂此章只是設言以形其靈異。說者雖當照詩家聲口來說。亦勿大認真。

誕實匍匐章。○此章叙其幼時種植之美。見其志之異也。夫以童孺之年。做參贊之事。時雖未為農師。而有相之道。已胚胎於此矣。匍匐猶是週歲就食。則已漸長。克岐克嶷。即斡然見頭角之謂。柝言之。克岐者。形狀魁梧。克嶷者。神采俊發。總見是靈秀所鍾。異於常人處。藝之貫下。荏苒等。雖是嘉種。而洪荒初闢。尚襍草萊中。稷兒時嬉戲。即能簡而植之。自有天啓其聰者。而况植之盡美。非天能而何。

誕后稷之穡章。○此章叙其力穡之功。而肇有國之封也。蒸民之粒。皆稷所為。故曰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分明是贊天地之化育。此句最重。自第厥至實粟。正見有相之道也。一第一種意自

事說要見洛水甫平艱食方奏入下盡為豐草之區自稷第而
除之庶其地可耕有天地初闢人民始粒之意數實字虛者方
者孳已大而成房是生意已萌於中苞者甲已含而未拆是生
意欲洩於外此句以漬種言種是其甲已拆播之此其時矣襄
者苗生而漸長發者莖生而將穗秀者吐華而始穗此二句以
苗而秀言堅其實堅也已吐華而成穀有飽滿之象好形味好
也不是口嘗知其味乃望之而竟畝如一形味葱榮可愛穎蕃
實而其末下垂也粟收成之後粟之然俱成粒而不秕也此二
句以秀而實者言此雖苗生自然之序然非盡人力以相助之
何以至此須知此是后稷已為農師而教民之事本註明言克

以其有功于民封于卽云封卽重在封國以報后稷之功說主
姜嫄之祀意特帶言之

誕降嘉種章○此章言興農事之利以開有國之祭也上章已
是教民稼穡此復言降嘉種者因欲祭祀而更端言之非使民
徧種之也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糜芑可以供粢盛而實
簠簋即就黃茂中擇其可供祭祀者故又曰嘉種獲畝任負皆
民為之取以供稷之祀兼宗廟群神言不止姜嫄蓋稷受有
卽之封則卽之內神外神稷皆主之而有周之祀實自此始矣
國統自稷而始則祭統亦自稷而創厥初生民夫豈偶然○嶧
山云降種既徧此時雖已及天下但此為祀事只就有卽說

誕我祀如何章○此章詳言祀事而因以衍祀典於不窮俱重
創始之意說或春四句為饗事也載謀載惟吉錫事也取蕭二
句求神事也載燔載烈獻尸事也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春其
穀而出之於臼簸其糠而採取其穀無非致其精鑿之意釋以
淘之於水水與米相激而成聲故叟蒸以熟之於火水與火
相得而成氣故淳謀是卜行祭之日擇助祭之人惟是齋戒
以清其神滌濯以潔其器取蕭為束合脂而燔之是求內神也
而姜嫄在其中取羝羊以祀較既祭以車轆之而去是求外神
也而內外神各有尸故又取燔烈以獻神與尸相依非神則尸
無所主非尸則神無所憑此求神之獻尸也爾以兵嗣歲就

自今以至無窮說蓋以今視後則後因為來以後視今則今即
為往故今之肇祀正欲興來歲之祀以為今歲之繼也繼往即
在興來中者若謂前已有祀則不為肇祀矣

附攷周禮夏官註云行山曰較祀較者封土為山象以善易
棘栢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

印盛于豆章○此章承上言后稷以肇封而因肇祀彼皆以教
稼得之遂言此教稼之功格天有素而今日配天之祭所以應
之速也印自今日奉祭者而言始升居歆絜相呼應欲言天之
感格以稷配祭而然故獨言天不言稷肇祀就受封國時說以
迄于今就祀郊時說無罪悔繼前有相降種等者蓋天之生稷

本以為民。今稷有粒民之德，則不負上天之托。而世之民生，皆賴后稷之賜。又何罪悔之有。若使功在於一時，而不及於萬世，雖無罪悔於昔，或不無罪悔于今。而今獨不然。稷為天心之默相久矣。而居歆之速，信不在於芳臭之荐，而實在於祖德之馨也。曾氏傳由之說，又是一意，不可用。

行葦全

通篇以兄弟莫遠為主。總是備言燕私之事。相親而燕設。當燕而射行。既射而頌禱。一詩之次第如此。慇懃篤厚之意，就勿莫二字，便可想見。以後章俱有。

弟本皆至親，而惟莫遠，則其情親與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敦者，謂生意歟，而未舒戚者，謂天親一體之情，自不可解。就父兄弟者，老中自有兄弟，非定果王者一行莫遠。其迹一正一反，只是常相親之意，而無猜疑。亦在其中。二或字宜玩。周王於開燕之初，預微何人當肆之筵，何人當授之几，還是未然事。王者尊卑業已濶絕，而形迹何可踈遠。肆筵几，以人情格之，自是罷不得。附攷孔氏疏，葦之初生，其名為葭，稍長為蘆，長成乃名為葦。鄭箋云：句屈生也。芒而直曰萌。疏義曰：少者肆筵設席，老者加之几，使有所憑也。

肆筵設席章。肆筵二句言侍御之盛，或獻二句言獻酬之盛。

醢醢三句言飲食之盛或歌一句言音樂之盛鋪陳曰筵藉之
曰席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又加几使有所憑有緝御如陳之量
人取之宰夫祝饌在前祝饌在後俾使令之不乏即禮所謂更
僕是也主獻賓酢主又洗酌以酬賓示不藝也賓受之奠而
不舉示有終也所洗之爵即所奠之尊意亦互見荐以醢醢而
燿炙之皆汎列以嘉穀而俾臚之咸有非以人聲和歌即但以
鼓聲獨奏其將之以禮而又申之以樂總是綢繆委曲無已之
情且始之奔走旅酬於廟者今得送客於燕私昔之將享奏假
於廟者今皆徹奏於燕寢又俱見祭畢而遂意
敦弓既堅章○三章之就燕飲中而以射為樂重飲酒盡歡非

如大射賓射專主較藝觀德也至者方之材功也鈞者天之體
平也舍矢既均泛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也銀如樹專言勝者
故曰序賓以不侮以此一射間皆中則以多為雋中少者飲皆
多中則以不侮為德侮傲者飲總是一時事此非以賢愧不賢
以德愧不德也正欲吹求賓之失處以折罰爵且借此以忘上
下之分洛賓主之歡云耳姚承菴曰兄弟何以稱賓曰以曾孫
為主則衆兄弟皆為賓矣

附攷孔疏射用四矢故插三于帶間拔一以扣弦而射也若
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投壺曰卒投司射執筭二筭
為純一筭為奇遂以其筭告曰其賢于其若干純奇則曰奇

均則曰左右均

曾孫淮主章○首提出曾孫對父兄者老耆蓋昔為宗廟之主而今為燕飲之主也。頌禱大意謂祝其飲酒而獲壽。因欲其修德以享之也。酌以大斗二句與郊風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同皆稱觴為壽之常辭。不必推求所以介眉壽之故。黃則壽徵於髮考則壽徵於面。台則壽徵於背。而惟有德以享之故。總之曰壽祺引翼就父兄耆老中自相引翼不必說到王者身上。引是率引之義。謂在前相導之開其迷啟其惑使不迷於所趨。屬知一。邊翼如鳥之翼。謂在傍扶持之。邀其逸作其勤使不怠於所往。屬行一。邊祺訓為吉使壽而神昏氣憊無德以將之則難壽。亦不吉故。必年彌高而德彌劬。乃為壽。棋乃為景福。薛方山把景福放寬說。極是。諸家謂景福即壽祺。却差。輔氏云。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耆。孔氏云。老而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

既醉全

通篇以令終二字為主。前三章是父兄感王者之恩。而祝以萬年之福。後又述尸之嘏辭。而終之以永錫祚胤。見已令終之祝。非虛也。要之昭明。即是景福。錫類。即是昭明。公尸之告。立即父兄為之。始終總是一意。

既醉以酒二章。此二章總是感君恩之厚。而祝其久于獲福也。父老雖不以燕飲為息。而一燕之中。慇懃委曲。則酒釵中有

德意為故言飽德只把上章翻入便明而四既字不可忽毛氏曰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玩之萬年只言其久蓋通後世而言至曰景福曰昭明則後之祿衛盡之但此猶寬說未明言耳自其福之亨嘉曰景自其福之光大曰昭明此本王者所已享而又願其永言享之故着重在萬年二字上以介者致之自我介尔者錫之自天。

昭明有融章○此章以昭明為主而有融高朗只是極狀其昭明非有進盛意就此熙洽昌明之景運而渾融無迹瑩徹無瑕是為有融峻極不可踰清虛不可象是為高朗此福在今日則為善始垂之於久則為善終故全終則為昭明之究極而有微

即昭明之發軔也既有始必然有終語意只端重令終上行善之歎君本以神之餘惠而惠我既醉之祝亦遂以尸之嘉告而告君見今日臣子之祝願無憑昔日神明之昭告可據耳其告維何二章○四章以下總詩人所公尸之詞而此二章則先言錫類之由也其告維何句該下五章須說得分曉主祭者能敬而朋友之助祭者亦敬是為君臣一德主奠者既孝而嗣子之舉奠者又孝是為父子一心故不徒錫之善而且永錫之也品物潔靜而又嘉美全是一團敬意而助祭之得人亦由簡擇上來俱歸重王者身上攸攝謂自家檢攝以佐助主人攝原無二義而朋友如此則主祭者可知故孔時遂指君說始而求

神終而歎尸皆有威儀而能不疎不數不怠不慢非孔時而何
匱者謂其誠意有時而竭今當旅酬告成之餘而其誠心又若
祝祭血性之始是其孝出自性生如探之不窮者然故曰不匱
附改按禮迎尸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在銅羹之南祝
祭告畢迎尸入至歛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解
飲之以改傳付祖考之意嗣子卒飲乃洗爵酢尸尸卒爵仍
奠其解

其類維何章○其類句提起下三章之詞永錫祿胤即錫類之
實此處平看後二章又重祿胤相酒之意室家之堂或言即有
那其居意非也蓋居此深處之地而天地之默祐祖宗之敷錫
即在焉福即有凝聚於冥之中者莫謂深宮為可忽也永錫
二字最重要見今日已有祿胤必萬年永錫斯之謂萬嗣令終
○玄扈說由其禮物之盡美也故錫以祿由其嗣子之盡孝也
故錫以胤亦楚次類報之意

附改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丁氏奉曰古之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
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萬嗣令終考
終命也而蘇子瞻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
其胤維何二章○祿胤合方謂之類祿胤偏不謂之類祿也而
胤以先之則祿有所承胤也而祿繼之則胤有所藉僕附屬也

君子為景命之主。而景命附焉。若有依毗之義。故曰僕。女士者。女之有士行者也。女有士行。則母賢而子必聖矣。從以孫子。乃子而又子。孫而又孫。方應得上文萬年及令終意。○顧隣初曰。孫子當以嫡為天子者言。方與景命有僕相應。

鳧鷖全

五章一例者。各重公尸。燕飲二句為主。古者祭必有尸。既祭之明日。又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蓋不忍輒忘之也。故名曰緝。然而不與祭畢之燕。何也。以皇尸象神。而遠禘昆弟中。則變故不敢留。而轉為次日之燕。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各章福祿俱述。說蓋人臣之福。雖不外於君恩。而即歌其燕飲為福祿。則周王亦近於誇矣。但亦不作頌禱之詞者。通篇

要想周家重祖考。而篤於親。方見盛世太平光景。鳧鷖五章。○鳧鷖在。注則得其所。公尸在燕。則怡其心。此與意也。享登筵之逸。而無魚不神之勞。則寧而安。以公尸之燕。而無拘束之累。則宜而恰。未處。即得其所。處意。來宗。即尊崇為賓意。惠。有易敬謹。而為和悅之意。成者言福來成就我也。為者言福來扶助我也。下者言福自上而降其躬也。燕於廟為尸。燕于今為賓。昔既以格享受福。而今又以燕飲受福。則福始積而高大矣。獻酬行于一時。恩寵延於永久。源。盛福將長。與公尸相周旋。則永無後艱矣。此只言其有後福。不以後日為尸言。昔酒嘉

殺即前裸將之餘滴。假享之餘羞也。方見絳祭之意。
○按鳧鷖而在涇，在河，在渚，在澗，在澗，在壺，在壺，聞遠，得所可知。以昨日
象神恭敬之公尸，而來燕其安，去可知。已故來寧，來宜，來處，來
宗，熏，即以燕時，象之曰成，曰為，曰下，曰崇，曰無艱，亦即以燕
時祝之。言之不足，從而長言，所以為厚也。鄭氏以在涇，比宗廟
之尸，在河，比四方萬物之尸，在渚，比天地之尸，在澗，比社稷山
川之尸，在壺，比七祀之尸，鑿矣。

假樂全

此詩首言王者有顯德，因有以受福於天，而下言王者有賢嗣，
又有以永福於後，德以自天申之，為主。蓋千祿百福，根前以德
申重於天，來而福其子孫，與福其嫡嗣，不過百福中之最大者，
無非終自天申之意也。

假樂君子章。○假樂二字，輕看，以稱美之詞，顯，令德就心，休
光明言，乃其積中而發外者，以政教撫循百姓，是為宜民，以舉
措臨長百官，是為宜人，受臣民之歸，而享有天下，是為受祿，而
宜之受之，緊根德來，此是已然之福，保者維持調護也。右者開
導，引翼也。命者命之為天子也。申，即保佑命之命，不已。舍下子
孫，意在重在自天申之。一句。
千祿百福章。○此章千祿根顯德來，以千之有道，而得百福，非
自求多福，而何子孫之多，而且賢，是帝王莫大之福，去不止就

一世而言。穆然深遠而常惺惕是賢在敬皇。然炳朗而露
玷缺是賢在美。即有繼吾王顯德意在。須知穆皇本支皆有勿
泥禮記天子穆。諸侯皇。之說。宜君若稱其為顯諸侯。宜王
者稱其為明天子也。不愆二句。宜一年看愆者。作聰明以亂舊
章忘者。好逸豫而廢成法。不知先王神聖在躬。其法原可補后
之所不逮。只一潤澤之用法。而不泥于法。自可與前人比烈矣。
威儀抑抑章。○此章以下。又就子孫中。而稱頌其為嫡嗣者。威
儀是德之隅。德音是德之著。仰。秩。不是做工夫。總是修德
之驗。無怨無惡二句。串說。凡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惡作。其
原皆本于私意。孟子所謂姑舍女。兩學而泥我。則怨惡所由來
也。須知率由群匹。乃信任在德之賢。如諫行言聽是也。非未用
而求用之說。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德根。修德任賢。李海
田曰。受福與王者受祿于天。保右命之相應之綱。與王者宜民
宜人相應。此意。宜點透。
之綱之紀章。○末章。睽上說之綱之紀。言四方不但在其統括
中。而且大綱小紀。毫無叢脞。則安民而亦安。及其臣。凡為百辟
卿士者。不過稟仰受成而已。媚就心說。此臣子自家忠。蓋勿本
燕字來。不解收登。正其媚心。所發耳。况時值昇平。解心易起。君
心一解。民必有受其病者。忠臣愛君。願其逸民。不願其逸心。蓋
紀綱之理不弛。則治安之慶自永爾。

公劉全

此詩以厚民為主首章言遷都次章言相土三章言營邑四章言落成五章言授田總之經營疆理之事而末則總叙其始終也各章首句當提起作冒而厚民意各就本章見之往說俱以思輯用光一句作主貫通篇不知此句乃公劉遷邠之本心不可專于此向上見其厚民也陸聚岡說意極卓越

萬公劉首章○此章見治國而務足民之事因遷國而為安民之畜莫非所以厚于民也每章冠以篤公劉為周以忠厚為家法故屢申厚民之意云不敢寧居正其修後稷之業之本也此句所包者廣疆場積倉則其中之大務也疆場難以經界言

而稼穡之事亦在其中積倉本疆場來此二句是平日治國足民之道自宜如此亦非預為遷都計然公私皆富而力且強則可以為遷都之舉矣乃襄二句方是遷都之備思輯句是遷都之志弓矢三句乃遷都之舉也此弓矢亦不重啟行必用之者一以壯國勢一以防外患自不可無若不可如輔氏以足食足兵乎者瞿昆胡曰遷都不出其封國亦有些厚民意

○按迺場迺疆而下皆從匪居匪康一念來處患維中而怡然居康萬無振奮之理齊姜謂晉重耳曰懷與安實喪名其知此理也夫

萬公劉二章○此章見順民之心而躬親其勞所以為厚于民

也于晉斯原是初至邠而欲相土以居故先叙一時從遷之民庶為而衆繁焉而雒雖邑都未定而其情已相安其居已甚偏蓋得仁人而依之而已永無故土之思矣至陟降以下乃正言晉原之事自上而觀下則陟嶽自下而觀上則降原玉璫以象文德容刀以飾武備觀如此之佩服而上下山原見其動民以自勞也

篤公劉三章○此章猶見營度邑居而及綜理之周見為國為民之意故曰厚也邈泉陟岡與胥原無異但上見覽形勢以定都此又于所都之地而覽形勢以作邑居耳廣原在百泉之側非從下周流無以徧觀其邑絡之形與方而之正高丘在南岡之下非登其尤高者無以遠覽其環拱之勢與向背之宜堪與家所謂南山須用北山者者是也京師之野句雖是風氣所聚而語只帶下四時字正指京師之野言處欲以安居廬旅欲以柔遠言言欲於此發號令語欲於此議政事見將來所作之言室無不於斯屬未然事蓋草昧方開之日正下民觀望之時而所以收攝人心高確國是者已預定于此實無一念非為民○顧隣初曰此章所謂邑居雖指君言而民居亦在其中大抵章旨須當以建國君民事開闢說方見厚民之意疏義謂上章先定民居此章乃先定君居去厚于民故也此意欠活○篤公劉四章○此章慶邑居之成以載燕群臣去見其厚于民

也于京斯依對相土管度之勞說宮室既成則公劉之心安而
群臣之心亦安落成之燕名爲安民而設也據曲禮註鎡刑
舉軒揚之貌濟修飭齊一之貌摠狀群臣之威儀而既登其
是乃依其几只閑叙群臣就燕光景宜輕近過時賓已登筵
而始曰執承于牢言此時之殺乃造曹所執之承也以承爲殺
見尚其儉用斃爲爵見尚其質乃食之承殺來飲之承酌來上
而登依時兼有同姓異姓在于是君之而使異姓之臣有所悅
宗之而使同姓之臣有所主是當燕飲間而立國之規模氣象
自別公劉爲民之心亦已慰矣此其所以爲厚於民也○瞿星
卿曰此創業之君與其臣披榛斬棘共起艱難上下之情不患
不通而擊柱醉呼或不免如漢初故事今而分義斬然公劉之
立國可想

萬公劉五章○上三章言止基之事此章言乃理之事見其厚
民也既溥且長就芟夷墾闢之後說東西爲溥南北爲長如此
則可爲稼穡之所於是始以授民田焉景以正土田之方向岡
以望土田之形勢相以察田土寒煖之宜從既景來觀以覽土
田灌溉之利從乃岡來作四項看薛方山謂向陽而煖處便是
陽背陰而寒處便是陰不專主山之南北說有田則有賦故制
爲三單之法不悉民以爲兵也有田則有稅故制爲九一之法
不竭民以奉上也周家軍制微法皆起于此度只相度如今夫

量一般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度其夕陽中兼辨土宜定賦
稅意在而以允荒繁承見民之歸者衆而地之溥者益溥長者
益長也夫公劉辨土授民事無不周如此可見其厚於民也

附攷按大國三軍以其餘丁為羨公劉遷邠其從遷之丁夫
濟滿三軍之數曰單者以無羨卒也夏制未有百畝公劉亦
未必行徹特自后人追論其先見九一之稅有所自始耳

篤公劉六章○此章摭括一詩之意見其始終一厚民之意也
于邠斯館相土事也涉渭取裁相土後營度邑居事也止基落
成時事也迺理辨土宜定賦稅事也此為盡安養之道於始皇
邠蒞鞠溥長允荒事也此為獲安養之效於終欲涉渭取作室

材故為舟以亂渡欲利作室之器故取厲鑿以備用爰衆見
其民愈多不止庶繁矣爰有見其財愈富不但積倉矣而岍對
居故曰夾一而臨水故曰邇止居之衆皇過又不能容乃拓為
鞠而居之皇過中含富庶二意蒞鞠中兼夾邇二意迺密中
有生齒歸附二意夫始盡安養之務終成富庶之數信乎公劉
厚於民也今日之民即公劉之遺民也王撫而有之可不繩祖
武而思所以厚民也哉○呂東萊曰止旅迺密蒞鞠之即此時
風氣日開編氓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周之王業兆
于此矣

附攷鄭疏蒞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

洞酌全

此篇戒意在言外。三章平看，總是欲其盡君道以得民心也。與意可以字最有味。以無源之水，猶可以資民用，豈有德之主，不可為民依。此興意也。水無巨細，苟澄濁求清，未有無益於民者。挹彼注茲，彼此二字，宜看君之與民，總為尊卑濶絕。彼此形骸未忘，所以民不被澤，若能平此之心，以體彼之心，則平易自能近民而呼吸相通，休戚與共，安得不為民父母。豈弟二字，諸家多依方山把作德說，重看郝鹿野謂豈弟字，是召公對成王之詞。如今臣子稱聖明天子之類，玩下篇卷阿章言豈弟君子，自見豈一例看說者，須把豈弟字開說，把二傳強教脫安好。

惡苛意，點入在民之父母內，發意更見渾融。重我去父母乎，民不重民戴之為父母上，攸歸攸暨，亦然歸與窮人無所歸，義同非歸附歸是民所賴以依歸，暨是民所恃以安息，總見君子所係甚重，必能盡責，方能無負，不得以下二章作申上父母之義說。

卷阿全

此詩以矢音句為主，末以矢詩。摠括之正與矢音相應。此詩首章發作歌之由，次三章極道壽考福祿之盛。五、六章言得賢自輔之益。七、八章言賢才效用之忠。九章言明良相感之機。末章遂諷以車馬之多，而欲其為禮賢之具。然不明言其事，而但曰

矢詩不多。蓋欲王自詩之也。雖云戒王而語意含蓄不言危亡。為可畏。而惟言安樂為可保。非特見盛世氣象。而大臣風度。亦可想矣。

有卷者阿章。○卷阿。飄風勿平。當以卷阿作主。召公從成王於卷阿之上。遶飄風自南而來。因王來游於此。而以來歌公。叨輦轂之陪。遂發為賡歌之嚮。蓋國家當太平盛際。可樂者莫如此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此時。公之矢音。雖不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交儆之意。已隱然言外矣。

泮。○泮。○此章重下二句。善終意。游是行。游休是休息。即根上游歌來。而泮。○則瀟灑而無係累。優游則從容而無拘迫。

又形容其游與休也。總是海宇清明。朝庭無事。一段閒暇自如的光景。○泮。○性。非願其壽考。亦非欲完其本性。只如云。終此生。一般。○俾。○字。內。舍。下。修。德。用。賢。意。在。全。是。歡。動。他。的。口。氣。如。曰。感。通。有。道。便。涉。儆。戒。如。曰。永。終。有。日。又。涉。祝。願。只。平。說。來。首。是。善。終。根。善。始。來。故。曰。善。始。善。終。而。曰。似。先。公。首。便。有。深。意。蓋。先。公。所。以。致。此。者。則。必。有。道。矣。○張。七。澤。曰。泮。○泮。○游。優。游。爾。休。○國。家。閒。暇。故。也。若。穆。王。承。昭。王。不。復。之。後。雖。車。轍。馬。跡。徧。于。天。下。謂。之。泮。○泮。○優。游。可。乎。

爾土。○此章亦重在下三句。爾土。○字。取。章。即。天。下。一。統。意。亦。孔。之。尊。言。其。倬。然。大。明。者。又。自。鞏。固。不。搖。即。此。便。已。主。百。神。

了。而猶欲要之於久，使取章孔厚者，保於無窮，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主是為依附之意，非謂是祭祀之主。舊多用祭祀講大誤。

爾受命長章。○受命長，只泛說，蓋自即位十年以後。三監已誅，頑民已靖，自此之年皆可謂之長。或謂文武以來曆數已久，則着不得爾字，謂幼冲踐祚，來日無涯，則着不得矣。字總就成王身上，謂其歷年已久耳。第祿康者，謂撫盈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太平，亦不專在富有四海上。即此便是今日之純嘏，而由此常保其命與祿，是為純嘏，亦常也。以上語意，一歩進一歩始言其享安閒之福，次言其享全盛之福，又言其享長久之福，而要其所以致此福者，非得賢自輔，不可。故下遂以任賢修德告之。

附攷沈仲容曰：按行書紀年，成王遊於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三年也。考成王即位共三十有七年，然則成王即位十年以後，三十七年以前，皆可謂之長無疑也。此可以破諸說之紛。

有馮有翼章。○上章說到此，不必緊推原，似少和平之氣。只說得賢自輔之益，便是馮翼孝德，當時已用之賢，非無是人而作詩之意，則主未用者言，至以引以翼方是得之，以自輔也。四有字，根貞元之鍾毓，祖宗之培養來，着力在二以字，德日修意。

補在以引以翼之下。豈弟君子之上。薛方山欲用在豈弟中。似以豈弟為德。非詩人意也。四方為則。重在四方。則我也。顯顯印印章。○此章承上馮翼孝德之助。來上註於四方為則。上補其德。日修意。竟未言其所修者何如。故此舉修德之全。如此顯印是德形於外。極其尊嚴。圭璋是德融於內。極其純潔。令聞是聲譽之美。德音也。令望表儀足法德隅也。蓋毓德於天者。厚而又得多賢砥礪之。所以流而為聲聞。樹而為物望。無不令美。四方為綱。此句與四方之綱句不同。彼言君子為四方之綱。此言四方以君子為綱也。合上章以師道君道立眼。鳳凰于飛二章。○鳳凰為治世之休徵。賢才為國家之利器。故

以為興鳳凰翺羽而飛。何所不薄。而猶下集所止。上戾于天。可見物各有所至。興士各有所負。惟君子使之命之。則媚天子。媚庶人之念。油然而生。容悅非媚。而憂盛危明者。為真媚。姑息非媚。而教思容保者。為真媚。乃使之媚者。其機固在王耳。馮翼孝德之士。聚於王庭。皆為王興太平者。故曰吉。且非一人而足。故曰多。維字承多。字來惟多。故隨所使而皆能效其職也。看來惠愛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又不待判作兩層。

附攷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蓋因此詩而附會耳。

鳳凰鳴矣章○時說首四句開說喻明良有在下合說喻感召
有機然觀養之句即接梧桐生雖之句即接鳳凰鳴則下二句
即申上四句意首二句喻賢才生于治朝將以效用梧桐二句
喻賢君出于盛世正以待賢上下相須感召之機在上必養
養之雖之皆之喻君能待賢方賢才和集也正意總徵之姚承
菴云鳳鳴四句言一時相值之甚偶養之二句言一時相召之
必然此二語最得此詩之旨

君子之車章○此章承上興來言梧桐盛則鳳凰來鳴矣即今
車馬盛而豈無以來之乎車庶而多不獨可以拱宸遊馬開而
馳不獨可以脩法駕王於此而善用之隱然養之養之之具也

但召公禮賢之意不欲顯言待王自得於言意之外召公卷阿
所歌亦儘多矣而猶曰不多蓋言有盡而意無窮也遂歌不是
推原不多之故言吾所矢之音能有幾何不過繼王之聲而遂
歌之若中心所欲言尚非矢音所能盡也召公三詩如公劉洞
酌皆直述之詞惟卷阿婉轉反覆使人再三歌咏而後悟蓋其
深意所寓寔在此篇○薛考功曰矢詩二句說者率繳上通詩
與本章不相粘不知一詩全歸重車馬待賢上故言臣之矢音
自有約者在亦備一說

民勞全

通篇相戒以安民為主而安民之道不外禁奸禁奸即所以安

民也。大抵無良之人，其竊權于君，則詭隨。其作威于民，則寇虐。其言則昏傲，其惡則罔極。其狀則醜厲，其用心則繼繼。此皆敗道。反正無良者之所為也。要其始皆以詭隨媚主，而終以肆其寇虐之害。故每章以無縱詭隨，或過寇虐為言。此除奸不易之論也。章末二句，總開上面，皆丁寧反覆，以致其安民之意。民勞小康章。○此章言過小人，則可安人民。以定王室也。民勞而得庶幾，以康即已幸矣。蓋頌少蘇息之非彭氏不敢遽望太平之意。亦字正與汜可字相呼應。民為邦本，故為政急於安民。而京師為四方之本，故安民必先中國。惟中國安，斯天下之民舉安耳。京師在諸夏之中，故曰中國。小人之質，本是無良，而其發為奸宄處，必自悅其君始。非詭隨以竊君之權，則不能肆其寇虐。無忌之為，及得君權到手，貪黷萌生，無所顧忌。寇虐如何過得。故緊關只在無縱二字上。詭隨能無縱，而無良之人與寇虐不畏明命者，無所容而自息矣。謹者使之檢束，而自肅。過者使之退縮，而自止。曰謹，曰過，俱根無縱。一直通下。柔者寬而撫之，待其自歸。與綏字應。能者順而習之，期於必效。與惠字應。遠近之勢自是如此。遠近皆安，則王室亦安。只本固邦寧之意。民勞小休章。○此章言過小人無棄勞，以成土休也。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民述畢竟就四方之民說。蓋聯其渙散之心，而使之聚。則中國述而四方亦無不述。

昏奴訓謹諱謂巧言利口惑亂主聽也人情慷慨發憤者志慮難持於堅定往銳始而怠終况小人之黨最難除斥其一則拔之者眾盡其類則仇之者多或有切齒於前而調停於後者必無棄尔勞而益求所以盡取盖只誘掖之詞非謂其平日曾有是功也中國尊萬民聚非王休而何○一說以為王者之休莫大于得人此潘天台之說覺差些

民勞小息章○此章言過小人又必親君子也小人以妄隨人習惡豈有窮極無俾民憂使民不至安受其毒無俾作惡使彼不得播惡於衆也親賢遠奸本是一事小人端結黨類必合衆君子方能勝之故親賢所以遠奸如狄梁公欲除武氏而廣

賢才是也然威儀不慎賢者將望然去之誰告以治世安民之略故敬慎威儀正無縱詭隨之本不是去奸以後事

民勞小息章○此章言過小人使正道全而不壞更舉任大以責之副也俾民憂泄不指四方之民說憂泄字甚奇盖恐民怨不釋則禍患日廣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醜屬者汙穢之甚凡人正大者常光明詭隨者必醜暗正道謂安民大道小人用事則紀綱法度等皆廢壞故曰正敗小子而弘大者論其人則新進少年論其職則任天下國家之重大故告之使不可不謹也○葉台山相公曰小人之去關係社稷生靈甚重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蕃事未成而謀鴻允功未就而

志驕則國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謹之故也。但此人非能著意去奸者。詩人特發自家意思耳。

民勞小安章。○此章言過小人使正道存而不亡。後借王意以諫之。思也。國無有殘念不專就中國說。詭隨之人能委曲逢迎以回結其君。故曰繼繼。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也。正欺猶未盡反也。正反則紀綱法度無不廢弛。是非曲直無不倒置。言愈切而意愈深矣。夫詭隨之臣。王心所喜。安民之舉。未必王心所欲。托言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者。欲其無負王所托也。亦所以諷王也。大諫亦總括通章之意。○此與板之詩本為刺王而發。托諸僚友相戒。以亂其詞。而一則曰以定我王。再則曰以為王休。又曰王欲玉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漢文猶有此條。

板全

通篇為安民而發。首責僚友。謂其不能盡人事以回天。而用諫以儆之下。正其大諫之實也。一章發所戒之端。責其致天之變。二章教以回天之變。三四章儆其听已之言。五章深致切責之意。六章戒以導民之當慎。七章欲其輔君以修德。而末章以敬天終之。蓋敬天斯可以安民。乃一篇之要旨也。

上帝板。○此章只疊說下言愛民者天之常。而今降禍亂以病民。是反其常道也。然民之卒瘁。雖若天使之然。而女自不能修德以回天。無乃人與有責焉。不可專怨之天矣。言出檢

口而總非順理之章。謀見於為，而但作目前之計，其心既盈滿而恣已妄行，又且虛偽而不可方物，總是形容其所為不減注着二又字可味，蓋人心惟恐得罪名教，猶或畏懼而不敢盡違乎理，今其心既自以為是，無復聖人又不實之于信，則任意為之，何依據之有？所謂小人無忌憚者也。猶之未遠淺，就思慮上說，與上猶字專主謀畫者不同。大諫通一詩而言。○先正謂此章乃發大諫之端也。篇內說天交若方難等處，即板之意。說民不安若熯，等處，即卒瘁意。說人謀若憲，等處，即出話四句意。玩之。

天之方難章。○此章以天民二字為主。難者艱難不易處。源者震動不得安穩。就天運上說，即首章板之意。此正人當憂懼欽餘之時，故特戒以天之當畏，而下又欲其慎言以安民，即無憲憲泄，而回天之實也。辭即朝臣僉謀而有闕國是者，非只朋友議論之謂。○非疏令之謂。慈和之旨，勝於春溫。傷心之言，慘於矛戟。且無論德澤徧天下，但得溫言以招撫民心，即為輯感動民心。即為憚。辭輯辭憚，與不然不遠相反。民洽民莫，與民之卒瘁相反。辭無乖戾，則渙者以合。辭無拂逆，則亂者以定。庶可以挽方難方蹶之天也。蓋言天難天蹶，便是民病。是以民洽民莫，便可上回天交。○薛考功曰：動人以言，其動猶淺。言更不善，人誰肯懷。輯者和也。憚者悅也。都兼天理人情在中。朱豐城以

天理人情分屬非也

我雖異事章○上云猶之不遠則尔不能自為謀矣故我欲代為尔謀尔必不可不聽而况所謀正國家利害安危所係故曰維服盖即上不然不遠之箴辭輯辭擇之論可以瘳民瘁而回天變也先民有言謂古人嘗有此說詢及芻蕘者凡身在事中或昏迷而不悟即悟而不敢言芻蕘身在事外見理明而措詞直故詢及之也借芻蕘与僚友相形言僚友之言倘亦可与芻蕘並乎柰何汝竟忽之不聽也不必郁芻蕘而伸僚友乃是天之方虐章○此章總是本上驚之意上誘之使聽言而此儆懼之使不可不聽言也大都老成之深計徃之為少年所忽

故此方盡誠以相告彼且大言以相欺驕之舉足高也驕態可想言若聽吾言猶或可救而以憂為戲則憂將益多熯然如火之燎不可撲滅將安救之不可救藥即列子曾不發藥之義仍在時事上說不帶火之熯上

天之方憊章○天至於怒比上方電等又甚而小人尚且妨賢而虐民未有不終于亂者盖以上章但言其憂而此正指其所可憂者即不可救藥之實上下相承着無為夸毗句貫下二句大言以夸人上或以為真能而信之諛言以毗人上又以為愛已而親之當其夸也即為倨傲之容及其毗也即為側媚之態夸毗之習熾則威儀之動迷善人當此時即束手不得有為所

謂善人載尸也。民之方廢，原四句。觀註又言字是只一轉意。鄭
鹿野曰：殷原二句是今日之民已如此也。喪亂仁向是計其後
日必如此也。莫敢蔡即不敢戲談意不必項民說。
天之牖民章。○上言惠民所當急。此言導民所當謹也。以天之
牖民形上之化下。又云無自立辟。分明指君而言。故舊有兼以
戒王之說。然看朱傳並無一語及王。但此友為王所親任而視
君德之修不修。城之壞不壞。漫不措意。則根本自病。民何得安。
故特提揭之以歸其責于友耳。天之牖民就好一邊說。蓋人心
之虛靈雖昏于欲。而本然自有之良。天機自在。一動即啓。燿唱
荒和是以聲相感之易。璋判圭合是以形相比之易。取求携得
是心手相應之易。携無曰益非以足上句正申取得之易耳。蓋
得而非有所加。益于我則于彼。無所費。正見其得之易也。牖
民孔易本說。天之開民而上之化下。只就中看出。但開其本明
之性。回易導之邪僻。亦不難。中兼善不善在身。自立民之多辟
者。蓋民既困窮。則放辟邪侈。所必至也。自立辟。即出話不然。為
猶不遠之類。
价人維藩章。○此章歷指君之所恃而歸重於德之當修。其屬
望之意。若曰君喪德而失其所恃。是誰之責。見不可使其君如
此也。輔潛菴謂自价人至大邦。是自外說。及內自大宗至宗子
是自跡說。及親此無甚關係。亦要知得大人德望之重。使天下

有所憚而不敢發故維藩大師民之大衆居為比閭族黨以守
出為行伍軍師以禦敵故維垣大邦強國能為一方之保障
故維分世臣大家能為社稷之倚重故維翰懷德常不忘修德
之意德修而多助自至禍亂不生故維寧宗子同姓之親義同
休戚可以寄心膂而禦外侮故維城六者之中以德為本而宗
子之故例維城於後所以起無俾城壞意耳修德屬君而無
字對輔君說君德不修城于何有人主托于民上特孤之耳孤
至而可畏者至爾無俾至此矣
敬天之怒章○此章戒以天之當敬而其言天之聰明無所不
及正以見其當敬之意先正謂天愛甚于怒板之難蹶虐憐之

是怒而愛不必如許氏分蹶虐憐為怒板之難為愛也而無敢
字極重人謂天之不足畏其原皆起於敢誠敬天之怒則雖欲
戲豫而不敢矣誠敬天之威則雖欲馳驅而不敢矣馳驅者不
獨馳于險側馳於康莊亦古坐馳之意出王一出而有所往之
時游衍一游而有所縱之時昊天無在而無不在無為而無不
為出王及之游衍之及之何明且旦也而及字要着開着眼就
是天更無逃避處豈其遠而不及者故不可不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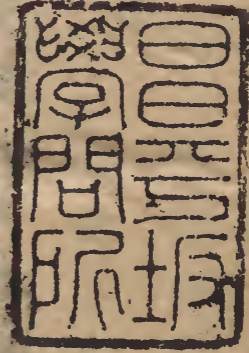
大雅六卷終

中力

大雅六卷

六四

仙不誦經用



出子劍剛規非東部亦古坐規之意出
瀛海而不類美滿如天之海俱非始規顯
字跡重入龍天之不耳其氣皆非非類
長然而交不必收指力公無重利或然

出西成而卦之
一美與顯皆不
之然限顯皆
意交也西無類

